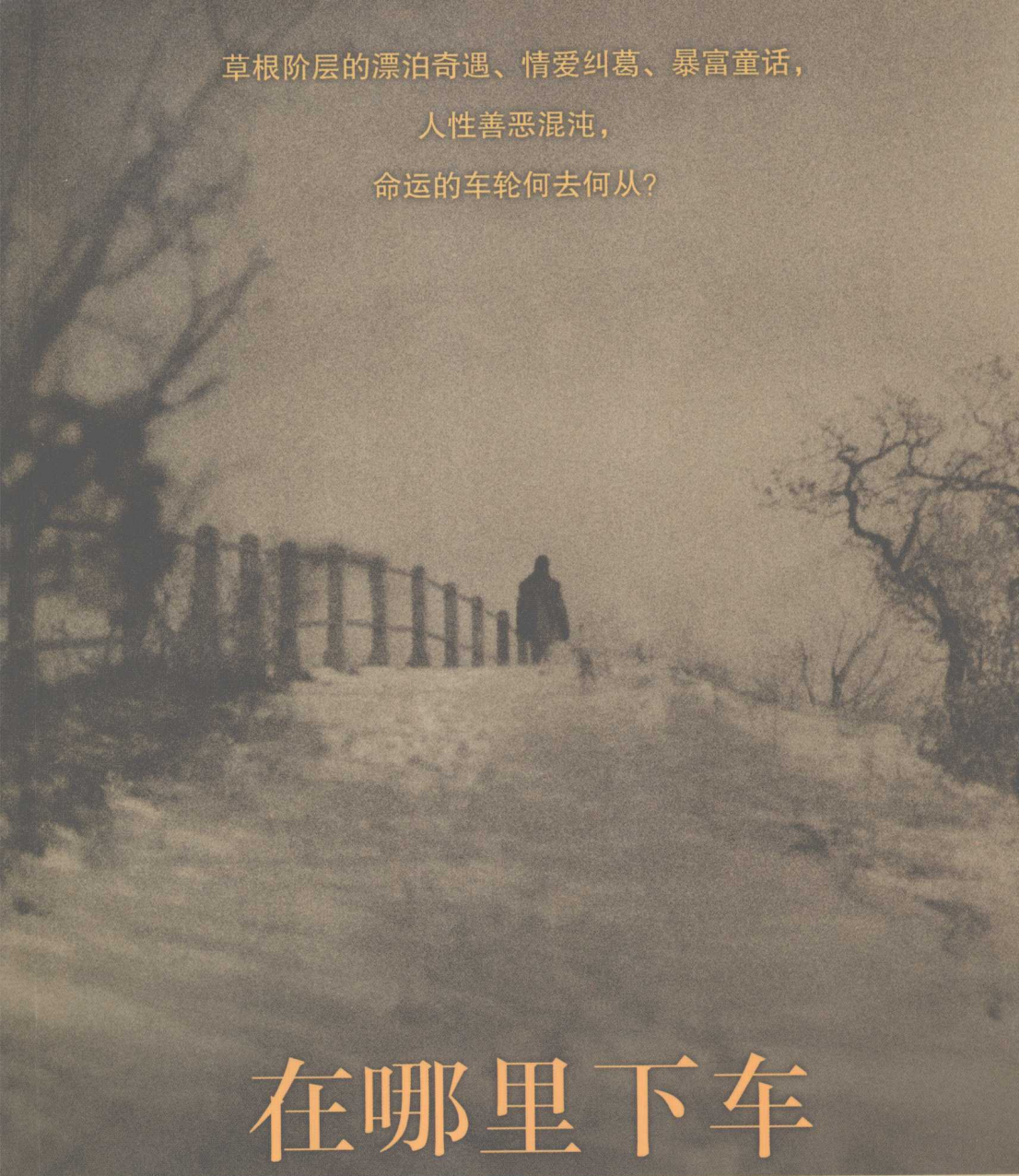


草根阶层的漂泊奇遇、情爱纠葛、暴富童话，

人性善恶混沌，

命运的车轮何去何从？



在哪里下车

雨 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哪里下车

雨 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哪里下车/雨村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08 - 07781 - 2

I. 在... II. 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1301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特约编辑 田 羽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廖立婷
电脑制作 极坐标工作室

在哪里下车

雨 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3.5 插页 2 字数 302,000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7781 - 2/I.536

定价 29.00 元

选择与坚持

——为《在哪里下车》序

假如人生与时代是两个同级的概念，那么，时代或许要幸运得多，因为人生只有一回，而时代是不断更新、反复绵延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时代与人生是重复的，无论拥有怎样的人生，它必然定格于某个时代。活在当下这一时代的人，应该庆幸吧，举国兵荒马乱、遍地饿殍哀鸿的景象，宛若祖先们的音容笑貌，消逝在历史的烟尘里。中国人的形象，再也不代表落后与贫困。在不违法乱纪的前提下，可自由选择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大，这是自由的标志，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一样的时代，也有不一样的人生。不同人生的悲欢离合，从来就是每一个时代里异彩纷呈的故事。当雨树先生把《在哪里下车》呈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看便知这是一部关乎人生和命运的小说，这个故事属于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车”能够如此广泛、深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而一旦将命运比作车子，就有了一串奇妙而隽永的问题：往哪方去，在哪里停，会遇到哪些人和哪些事，而我们对这部“车”到底有多大的操控能力。这些问题，在哲学里也许就是一些深奥的阐述，用“车”来比喻使它们通俗化了。

坐“车”的是一个叫杜鉴的人。把几十万字的小小说看完，我有一个感觉，这是一段平凡的人生，结果是一个悲剧。放在具有众多典型形象的文学画廊里，这是一位时而穿着衬衣长裤、工作服，时而西装革履的当代人。还有，他坐中巴，后来开上轿车，而不像贾宝玉坐着

马车、祥子拉着人力车、方鸿渐那样绅士地戴帽拄杖；他不像魏连殳那样侃侃而谈、吐血而亡，也不像“过客”那样不知姓名、飘忽而渺茫地“赶路”……不想影响读者自己的判断，我只感觉这杜鉴叫人恨也不是，可怜也不是——其实，一路走来，那简单的爱、清楚的恨，爱恨交加，讲不清、道不明，却隐着精彩，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杜鉴的人生有悲欢、起伏、奋斗和挣扎，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人到处可见。还有几个女角，分别是初恋情人、妻子、情人、梦中情人的形象。还有其他男角，海平是一个戏串子，腐败官员钟书记，黑社会性质的侯伟、岳山明、黑二……热热闹闹的一台戏。

命运的无可预知、人心的不可捉摸这些永恒主题，以及在急剧变化时代下毫无归属感的灵魂，还有在命运和环境的双重驱动下善良、纯洁和正直等等品质的脆弱，在这出看似离奇的人生悲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杜鉴等几个人物形象，具有属于这个剧变、浮躁时代的典型特征，同时，也具有某些跨越时空的人性、命运的象征意义。

文学是人学，文学离不开人、人群，像法学家注重公平，社会学家注重正义一样，文学家必须关注人的心灵、灵魂，关注心灵的归属和人类的归宿这些命题。当然，关注这些命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排斥娱乐性、刺激性。但是，如果文学只剩下娱乐和刺激，那是文学的悲哀，更是人类文化走向颓废的表现。当看到杜鉴通过自己的经历，迷茫于“在哪里下车”的时候，我便相信，这本书是一本严肃文学的作品，“严肃文学”不算是一个严谨的专有名词，只是想表明，这里对待“文学”的态度是“严肃”的。

雨树先生是一位愿意为作品隐姓埋名的公务员，这本书他写了十几年，十几年的笔耕不辍，这显然是兴趣所在的性情之作、倾心之

作。最近,刚好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报道,陕西的一些官员业余写作成风,这是一种好现象。少了、甚至没有一些名、利、甚至生存经济的羁绊,追求艺术的步伐必然潇洒、轻盈。况且,从事文学创作,也能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卡夫卡也是一边坐拥稳定职业,一边写作,尽管《变形记》在他生前没有大红大紫,但他去世后,这本书被称为开启了人类二十世纪文学之门,誉满天下。

如同审慎地选择为人处世的方式那样,去认真地选择和坚持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方式吧!给年轻的雨树先生,也给读者们。

是为《在哪里下车》序。

邓伟志

引 子

海平从看守所回来，依杜鉴的托付，先到钟家村那小山上钟老先生、钟老书记、田雪、侯伟几个人的坟前，再到灰黑狼藉的希望思成皮革厂厂房前一一烧了香，焚了纸钱，算是祭奠那些亡灵。在希望思成皮革厂厂房前还按杜鉴的嘱咐，念念有词，“告诉”一个叫白虹的亡灵，说杜鉴不怪她，知道她只是想烧掉那些情书而已——就是存心放火也绝不怪她。

人死万事空，怪什么怪，有病！海平心里嘀咕，听杜鉴说这姓白的小姑娘长得美若天仙，没机会一睹模样，就这么葬身火海了，说不定还真是个绝色的人儿，可惜！

海平也替杜鉴惋惜，这回烧的烧了、亏的亏了、赔的赔了，那原本庞大的产业，转眼间一无所有，真叫灰飞烟灭。虽然法院还没作出判决，但这牢明摆着是坐定的了，才三十出头呐。自己昨天去看他，就听他一直在唠叨往事。这么年轻就一副活在记忆里的样子，不是脑子出了毛病，就是思维钻进了死胡同。

不过，海平也承认，杜鉴在特区这些年的经历，在如今也算得上跌宕多姿了。要是把他的这些东西作为素材写本小说，肯定会有看头。于是，海平就一路构思着这本小说的书名，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眼下码字儿的人们，谁不在挖空心思给自己的作品安个好名字，何况自己既不是名人，更不是富人，这多半要自找销路的书，起

个解馋止渴的题目可是要命的事儿！

海平路过街头一个书摊，看了几本时下畅销书的书名，有了灵感，《一个男人的兴衰和风流史》、《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的故事》、《杜鉴和他的女人们》……像电影镜头一样，不断在脑子里闪回。

一会儿，海平坐上了公共汽车，心里愤愤地想：“要是这本书能畅销，老子也可买个国产的富康、捷达车开开了。”一路思忖着书名，一路构思故事情节，再一次愤愤地想，真是人同命不同啊！无论这本书写得怎样，人家杜鉴这小子这些年当老板、开奔驰、阅人无数，丰富多彩的这段人生，已经实实在在地活过来了——

第一章

天高云淡，乍寒还暖。这样的天气在北方顶多算是秋天，如果再来场雨、降点温，或许会多些“冬天”的味道。这是 1986 年 12 月特区一个普通的日子。那时候特区市中心通往港口的高等级公路还没建成。一条烟尘弥漫的红泥土路艰难蜿蜒，宛若一个年轻、贫寒的赤膊小伙子，不尊贵、不气派，却隐隐透着勇气与热情。

夜晚时分，杜鉴与海平就在这条泥土路旁一个被迫停工的工地的工棚里，对坐而酌。

“不瞒你说，杜鉴，我想写一本书。”海平呷着省城出产的那种带苦涩味的啤酒，脸色泛红。

“真的，——写什么的？”杜鉴有点意外，酒杯停在空中。

“内容嘛，还没构思成熟。”海平扶一扶眼镜，“序言跟后记，我倒想好了。”

“哦。”杜鉴将酒杯放回桌面。

“序言和后记我都自己写，在序言里我要阐明，文章乃经久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写作是件严肃、认真的事儿，我是为文学的尊严，本着对读者、对文坛负责的态度而写的，绝不是胡编乱造、欺世盗名的应景、营生之作，是真心和真意的性情写作。”海平说得兴致勃勃，呷了口酒，继续说，“至于后记，我要阐明，我不希望那些有考据癖的无聊人士，对我的书考这儿考那儿的。我以为，书嘛，是‘不全是虚构的虚构’，本质上是虚构的，但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儿事实依据。所以，我不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这不符合创作规律。”

“这么说，你想写小说。”

“是的。”海平点了点头，眼神变得悠远深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福克纳有一篇演说词，题目是《人不能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说得有道理啊！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就是有工作、有饭吃，也不一定能安心。像我眼下这样，在社里编的是别人的稿件，成天在那里‘皇帝不急太监急’地咬文嚼字。当然，这是个饭碗，说什么也得讲点儿职业道德。但是，要有成就感，还得自己写书，特区这个地方，有的是生活素材。我想，咱读了这么多书，虽然还没到‘饱暖思淫欲’的分儿，也不能一味地‘安贫乐道’，浪费青春吧。”

“好啊！你不想‘饱暖思淫欲’，我可要告诫自己别‘饥寒生盗心’喽。”杜鉴呼了一口气，“去年我一腔热血，辞掉省城那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跟省建筑队南下，想到这个在内地人心目中充满神秘和机会的地方闯一闯。这倒好，你看看，停工都一年了，真是世事难料，想起来真觉得背运，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大好年华，白白浪费了一年的时间。说真的，海平，谢谢你，多亏你朋友多，但愿港口电子厂那份工作，能让我好好地干一番踏踏实实的事业，至于写书，对我来说，那是件遥远的事，先创业再说吧。”

“唉，兄弟之间，说谢就见外了。”海平摆摆手，“不过，说到港口，眼下可是全国的一面旗帜啊，电影纪录片都出来了，那里是创业的好地方。杜鉴，不要灰心，你会发达的，说真的——”海平脸上浮起他特有的诡秘笑意，“我觉得你身上有欧那尼的满腔热血，于连的聪明和野心，还有艾扎礼、渥伦斯基那种能引起女人注意甚至令她们着迷的翩翩风度，你会成功的。”

“得啦得啦，就你读了几本外国的破小说，要鼓励我，好歹也得找个像样的，这几个人都是怎样的货色。别的不说，于连这个人我就很瞧不起。”

“那倒也是，连抓住一个有夫之妇的手这么丁点的小事儿，也当作一场战斗，这算什么男子汉嘛。我们杜鉴可不是这样的小人物。”

海平笑着，有点狡黠。

“得了，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再怎么落魄也不至于把勾引良家妇女当作进步的阶梯和可骄傲的事业。做人嘛，尤其是做男人，要干得轰轰烈烈，也要光明磊落，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通过劳动，创造出无愧天地、让人心服口服的业绩。”

“好！”海平“啪”地拍了一下桌子，“说得好，不愧是我兄弟，说实在的，于连那种人，我也瞧不起，虽然他的故事叫人感动，但蓄意勾引良家妇女的做法确实令人不齿。”

“不说勾引良家妇女，就是告密、栽赃、溜须拍马这些事；我都不干，要活，就得活个顶天立地！”

“啪”地海平又拍了一下桌子：“行，就冲你这个顶天立地，说出了咱哥们的心里话，来，干一杯。”

“干！”

喝酒的人常见的有两种情状，一种人一沾酒就脸红耳赤，另一种喝多少都面不改色。有人说这两种状态不一定与酒量有关，天生的。海平属于少见的第三种人，脸色转红得有一段时间，红而转青却很快，再就是越喝越青，跨越三种状态。他常说自己“红而不专”，可见不是党的好苗子，但是“红花不做做绿叶”，也堪称“革命的螺丝钉”。

干了这一杯，海平很快就进入第三状态的最后阶段。而且，年轻人喝啤酒，通常是喝了一阵就上洗手间。海平不同，如果把啤酒比作资本，他的胃酸就像一笔亏本的生意，只见投入，不见产出。所以这时他只觉得自己的肚皮像酒瓶的壁，圆而无弹性。但是他依然认为，自己头脑清醒得很，他嘲笑频频如厕的杜鉴。

“你老上厕所干吗？听我说句心里话，呃——杜鉴，我一直把你当条汉子，虽然你比我小几岁，但我相信，你会成大器的。再过几年，你一定在我之上，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穷大哥，呃，兄弟。”

“说在你之上我不敢想，但我相信奋斗。海平，我在特区就你一个好朋友，咱们有机会在这里相识相知，这是缘分。这一年来多亏了

你,不然的话我恐怕连饭都没得吃。现在你又帮忙找到一个单位,是你帮我渡过最艰难的日子,‘苟富贵,莫相忘’,无论我走到哪里,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

“这就对了,呃,好好干。我听我那朋友讲,港口那个电子厂发展前途挺好,但愿你到那里,英雄有用武之地。呃,对了,还听说那里打工妹多,有不少靓女,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你坠入爱河,红袖添香,事业爱情双丰收呢。”

“不,我在事业没有成就之前绝不考虑感情问题。”

“嘿,别来这一套,感情这东西容不得你考虑不考虑,我是过来人我清楚。只是到时你别不好意思跟我讲故事的开端、发展,以及是怎样进入高潮的,兴许能给我添些写作素材。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进入高潮吧,我的兄弟。”

“别说得那么玄乎——我可能把女人看透了,也太理智了,我觉得我是事业型的人,可能谈不上恋爱。”

“对了!”海平再一次“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多么典型的童男腔调,简直可以拿个录音机录下来。什么看透了、理智了、事业型了,如果谈过恋爱,谁敢这么说。老弟,虽然你比我聪明有才华,但这些事儿我比你有经验。像你这样的人最容易被有心机的女人引诱,川端康成在他的《一个文人的感想》中说道,妓女与同龄女大学生相比,妓女对诱惑的抵抗力更强些。等着瞧吧,说不定某个别有用心的女人,正像个母蜘蛛一样早早地织好网,等着你这个自以为理智、骄傲得嗡嗡作响的大苍蝇往她的情网里头撞呢。”海平一脸诡秘地凑上前,抓住杜鉴的手,“听说那工厂里女孩多的是,个个青春年少,情窦初开,寂寞难耐,如饥似渴啊!眼看着你就要一脚踏入温柔乡,其乐无穷啊!我只是想提醒你,可别像个雄蜘蛛一样,完事后傻乎乎地被吃掉,那可就应了那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喽。”

“够啦够啦,你是不是喝大了?庸不庸俗,这么多的奇谈怪论。”

“对,跟你相比,我是庸俗点儿。可是兄弟啊,我也是为你好。依

我看，像你这样口口声声以理智自居、胸怀大志的童男子，栽在女人手里的可能性更大。老弟，有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哪，你杜鉴再厉害也是个雄性嘛，也有七情六欲嘛。”海平看杜鉴笑得有点轻蔑，继续说，“你以为我喝大了是不是，我再喝一杯给你看。”酒杯还没放下就“呃”的一声，撑不住倾出了一口。

杜鉴抢下他的酒杯说：“好了，别喝了，我承认我很容易被女人诱惑还不成吗！”

海平有点尴尬，缓了口气，笑着说：“这就对了，别老那么一本正经、死要面子的，男人最快意的事儿，无非是在纵论天下大事之余，煮酒论女人。”

杜鉴忍不住挖苦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这席话是煮酒论女人，再应你那句英雄难过美人关，那么‘今天下英雄，惟君耳’，我不是，我宁愿做狗熊。”

海平摇了摇头：“你看你看，又来啦，我说你呀，将来被女人治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可别回来找我。”

“你不用担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上吊、割脉、投河，自我了断，绝不回来让你笑话。”

“好，有种，咱们等着瞧——话说回来，该回来还得回来，你杜鉴再怎么的也是血气方刚、干柴烈火的年龄，又缺少阅历，吃点儿女人亏是很正常的。我看没吃点女人亏的男人，那才是不健全的男人，兄弟我绝对不会笑话你，你可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啊，跟你开玩笑的。”

这天晚上，天上的云越积越厚，但始终没有下雨。杜鉴暗地里庆幸，明天就要去港口电子厂“履新”了，他当然不希望第一天就要走泥泞的路。

二

正如海平所言，电子厂的工人几乎都是打工妹。那些集成电路板的组装要求工人眼明、心细、手巧，这最适合十八九岁的姑娘们。

也正如杜鉴所言,这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然而阴盛阳衰的环境对他并没多少异乎寻常的影响,他很快被繁重的工作纠缠着。偌大一个电子厂,固定在办公室的没几个人。六旬开外的香港老板还开着另外几家工厂,他时常来回奔波,办公室里的座位形同虚设。人到中年的副厂长负责工厂大部分日常事务。还有一位会计兼财务,是厂长在内地的侄子,四十来岁,外貌已早衰到他叔父的程度,智力却晚熟得很,一些零星杂事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杜鉴身上。他要处理日常来往文书,还兼做国内外来往英文信件的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幸而,老厂长看来极器重杜鉴,有一天他对杜鉴说,半年后送杜鉴去香港他弟弟的工厂里学习业务。这事高兴得杜鉴一宿睡不好觉——精彩、神秘、咫尺天涯的香港,是说去便去的地方么!于是,白天更加努力,夜间还自学英语和一些电子专业的知识,哪里有时间去顾及打工妹们的叽喳声。

转眼间年关将近,内地出生并度过童年,香港长大、创业的老厂长深谙内地的“节日文化”,知道在传统大节到来之前该做些让掌握自己命脉的行政领导比较喜闻乐见的事情,这使工厂办公室的人手倍加紧张。年终结算已经使会计的差错翻了倍。副厂长为了春节加班的事和打工妹中的泼辣分子吵过架,并且为增加明年的订单而焦头烂额。杜鉴也在阳历一月初出了一回差错,没及时给香港一家公司回电报,差点错过了一份几十万元的订单。好在这一天杜鉴一直都在外面帮着买礼品,老厂长宽宏大量没责怪他,杜鉴还听到老厂长喃喃地自语说:“得增加一个搞公关的人,不然的话搞不定。”

临近春节的一个傍晚,杜鉴忙了一天,疲惫地步下楼梯,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看见迎面走来身着黑色西装、苍老憔悴的老厂长,他身旁相映成趣地走着一位穿米黄色毛线衣、花布长裙的靓丽姑娘。来到跟前,老厂长介绍说:“这是郊区工厂来的小柳,明天起到这里搞公关,——这位是我跟你讲过的小杜,大学生呢!”

不知道是赶路劳累,还是米黄色毛线衣的映衬,姑娘的脸有点苍

白，但这苍白遮盖不了荡漾在年轻脸庞上那甜甜的笑意。她微微侧着脸，认真而大胆地打量着杜鉴，口齿清晰地说：“你就是杜鉴呀，我听过我们厂长夸过你几回呢，我叫柳艳，杨柳的柳，鲜艳的艳。见到你真高兴，我们以后就是同事了，希望能跟你合作愉快。”说着伸出手，杜鉴机械地握了握她的手，客气地说：“我叫杜鉴，杜甫的杜，明鉴的鉴，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好了，年轻人在一起，以后好好干。”老厂长说了结语，这话就继续不下去了。小柳姑娘临走时轻轻地招招手，含笑的一声“bye-bye”拖长了尾音。

从吃饭到回宿舍，杜鉴都在回忆、琢磨自己刚才与柳艳相见时的表现，觉得唯一的缺点是握手握得太深、抓得太紧。以前看过一本《实用礼仪大全》，书里头说跟女士握手要注意两点，一是男士不能主动跟女士握手，这一点自己做对了；二是握女士的手不能握得太深太重，这一点好像做得不好。当时没料到这个年轻的姑娘竟主动伸手，一时慌张没注意。不过，这也只是个程度问题，很难把握好分寸的。好在这小柳姑娘看起来相当大方，一般的女孩初次见面是不会主动跟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陌生男孩握手的，所以，或许她不会计较这样的细枝末节，或者，她压根就不懂得握手还有这些讲究，因为她看起来相当年轻，恐怕比自己还小。她的衣着打扮也不那么刻意，虽然，那套普通的衣衫在她的身上显得那么好看——人长得好才是主要的呀！至少自己的女同学里头就没有一个比得上她。要是她真的没计较这握手的力度，那该多好！

三

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如果这说法可以引申为女人都有“水”性，那么，这一点在柳艳身上可得到印证。自从柳艳到来后，原本杂乱无章的办公室变得有条不紊、整洁明净，杜鉴和会计的办公桌总是干净整齐。厂长、副厂长的台面更是纤尘不染，厂长

的电话还被柳艳搬到自己的台上。从此以后,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厂长的人总能听到类似“您好,请问找哪一位”的标准应答。有时,柳艳还带点糖果之类的小食品,每人的桌上分几粒,娇气地要大家吃。如今的办公室到处流动着温馨。

杜鉴觉得遗憾的是,作为公关小姐,柳艳经常要坐在厂长或副厂长的小车里出去。每到这个时候,呆在办公室的他便觉得怅然若失。自从柳艳来了以后,他清闲了好多,但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于是用更多的时间去看书、学习。

春节来了,杜鉴决定不回家。虽然他惦记着体弱多病的母亲,但是假期较短又怕旅途花钱,还想利用假日时间好好读书。大年三十那天,他掏出150块钱,附上一封家书,不无惆怅地到邮局去。这时邮局里挤满了打工仔和打工妹,他们给家里汇款的兴奋和不能回家团聚的伤感结合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溢于言表。邮局的那几个职工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多数是本地人,工作效率不因客户的焦急而提高。杜鉴排长队花去了半个上午,既疲惫又十分懊恼。

工厂极具人情味地为节日滞留的员工们准备了年夜饭,杜鉴要了一份回到自己的宿舍吃,由于不太喜欢打工妹们的叽叽喳喳,他没有在食堂吃饭的习惯。在他看来,这些小姑娘幼稚、无知,她们不懂得应该在除夕这一天,总结去年的经验教训,同时展望、憧憬来年,或许她们根本不明白“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道理。

杜鉴当然没有注意到当他出现在食堂的时候,有不少打工妹的语调由热烈的叽喳变成低声的嘀咕。她们正悄悄地谈论着这个连除夕晚上也一脸严肃、据说是大学生的小伙子。后来有几个性格豪爽、大胆的还开玩笑说要是大家团结,可以一起去请他出来吃夜宵,把他灌醉,看他还会不会一脸严肃。当然,这类话题终究只是说说而已,她们毕竟是羞涩的小姑娘,尽管还真有几个把这种想法保持到深夜,并且因此失了眠。

晚饭后,杜鉴做了过去一年的总结,为了表示欢度佳节,他破例

到电视室看了一会儿春节联欢晚会。在那个叫费翔的台湾歌星开始跳着舞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时候便回来睡觉了。半夜里，杜鉴被一连串的鞭炮声闹醒，由于睡得早，这时候头脑清晰得很。

这个在办公室隔壁，摆放着四个上下双层床的宽大宿舍，只住杜鉴一个人，此时此刻他只觉得拥挤里的空旷、黑暗里的空虚。朦胧中闪过一个念头，今夜为何没见到柳艳，她说过春节不回家的。她去哪儿了——这个念头在杜鉴刚进电视室时便骤然有了，那时几个长相一般的打工妹，嗑着瓜子、睁大眼睛注视着屏幕，脸上的傻气还有把瓜子壳扔了一地的邋遢形象，与柳艳简直是天壤之别，同样是妙龄少女呀！

漆黑的夜里，柳艳的形象愈加鲜明。她来的时间不长，又老是忙忙碌碌，只知道她住在这宿舍楼的最上面一层，靠着另一个楼梯口。这宿舍楼要是只有一个楼梯口就好了，就知道她今晚到底在不在。转念又想说不定她又应酬去了，她是搞公关的。她要是不出去，今夜是不是也一个人。忽然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奇怪，叹了口气，翻了几次身才入睡。

这天夜里没有星星也没有雨，偶尔的烟火把夜空装点得喜庆明朗，第二天，本该热烈欢快的正月初一，却是个灰蒙蒙的大雨天。

早晨八点钟左右，杜鉴睁开双眼，四周一片昏暗，蒙眬中竟一时分不清是早晨还是傍晚。翻身起床，推开窗户，一股湿冷的空气冲击着屋内的温暖和平静，才明白这阴暗是天上落雨的结果。飘飘洒洒的雨，掩盖了地上一切喧哗，营造了这种天籁的宁静。远处本来望得见的海平线，在灰白的海水和灰白的天幕之间几乎消失了，东边一半着陆一半入海的一座矮山，在这纯白的雨帘、灰白的天幕和海面构成的底色中，遮不住的黛黑给人一种突兀的寂寞感，这种寂寞感像窗外的雨水般凉丝丝地浸透了杜鉴的身心，也勾出了心头的好些事。

父亲去世该有10个年头了，父亲去世后，自己又与母亲相依为命4年多，然后自己上大学，毕业后自己又到省城，再到特区来。本